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

圖書編

六經類

樂

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有嘆者發歌何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疊字散聲以發嘆其趣是之謂和聲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纏聲亦其遺法也歌法述

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

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爲詩歌被之金石管弦施之薦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揄揚贊歎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載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廢殘缺失次必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遏渠

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删人雅頌亦通用耶。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爲雅耶。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音八聲之和然自雅

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慢之聲爲之設禁焉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非九夏之樂乎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樂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太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則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于是備矣按太史公書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徧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絃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于夫子而晦庵辨叅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

鄭若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國風如桑中溱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謔浪之辭序者以爲刺奔而晦庵盡斥序說以爲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爲未然蓋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

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于絃歌也不過以爲燕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自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燕享之詩此皆其辭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于周南以下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以下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在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

季武子舉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樂有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

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與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為合宜也夾漈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

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誦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

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矣不能省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

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后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而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别國風所在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衞返也問于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

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訓之一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于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后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后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登義理為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

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夾漈鄭

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起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吹樂

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于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辯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樂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于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

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也。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樂歌考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泰寧先是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悦甚者鄙陋不稱、乃命

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又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
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
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
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
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
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
樂悉屏去之洪武十七年六月太祖皇帝諭禮部臣
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
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
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

詞淫以奢。古之律呂恊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于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國朝樂歌

先王之世，樂官以詩爲職，方其坐明堂而端委以臨天下也，必命樂官以詩察政治攷人材之得失，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又曰聞六律五音八聲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其出而省方巡狩以朝諸侯也亦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民風者田夫野婦之所自歌咏閭里而爲之言者也而天子猶命之樂官以播之金石絲竹之間由此觀之可見當世自王公大人以至中林兎罝之士無一人之不能言而爲之詩而其詩也由朝廷宗廟以至國都里巷之間無一言之不奏於樂官而爲之樂是以其音之行流于天下而曲暢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以及祭祀燕享軍旅會同入學獻馘投壺習射之際無非本乎人聲相爲感發中挑外引嗚咽噴吻以和鳴其至者爾何莫非詩

何莫非樂也哉。故世儒雖嘗恨五經無樂書。殊不知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俱存。詩亡。則樂與俱亡。詩樂固相關也。若瞽矇太師鍾師籥章之屬。樂之庶司也。而其所職。則或以誦諷詩、或以歌射節、或以奏九夏。或以鼓太和。邠風以逆寒暑。皆詩也。微樂燕樂祭樂射樂、樂之異用也。而其所歌、則或雍之什、或愷之什、或騶夏肆夏之什、或采蘋采蘩之什、皆詩也。季札觀周樂而為歌二南國風雅頌。說者為當時能辨存亡明小大徵得失、此則季札之因詩而得乎樂也。孔子自衛反魯以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說者為當

時三百篇之詩、相與弟子共習而絃歌之、此則孔子之刪詩以定乎樂也然則其他所謂知韶濩之未亡與武商之已壞固皆幸其尚存之詩以知其未亡之樂焉耳然則先王之樂固未嘗不由聲諸詩者以爲之本而能達先王之樂者又曷嘗不待於上聖大賢之獨智而能之乎柰何周自黍離以降王道不宣采詩之職不復設而樂官相與抱器踰河蹈海遂秘而不見及秦燔詩書坑學士其道大壞幸而三百篇之遺不獨以竹帛固有出于學士大夫與其閭里所日誦者往往不絕漢興立博士申公轅固之徒相與聚

詞言之流者而後可以漢詩之意者則詞

而明之故古者雅頌之作雖已絕響而世之所爲文學之能言與其遷臣怨女幽人處士或稍稍竊昔其道各以其心之所至而舒寫憂愁觸憤忠孝隱約之情猶當列之秦齊邶鄘鄭衛之次似可與國風相表裏其詩謂之未盡亡亦可也而古者之樂卒不可攷[illegible]時雅樂即杜夔稍能肆業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篇大和以后尋亦就廢其在漢唐諸臣若李延年鮑業牛弘呂才之流亦間嘗欲倣古者聲詩之意播之管絃然古者之樂制既絕其所遺者不過變宮變徵之調大晟世之教坊所傳者近之而已而其詩

所歌又並當時淫艷之曲驕侈之辭則又何從而復古昔先王之盛乎愚故嘗爲之說曰三代而上天下之詩與樂出於一故其至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三代而下天下之詩與樂出于二其微也俗流失世敗壞而天下之變猶江河之日趨而不可復返也已仰惟　太祖高皇帝建極之初禮制大定即命禮部尚書陶凱講究古樂因製成九奏樂章以備燕享之用固已完太古之遺音而復太和之至治矣而先臣丘濬建議之說其大要猶欲請朝廷詔求天下精知音律之士按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逆者以

究古人清宮清商之弊。然後本鍾律之法。明候氣之術。以制律呂。律呂既定。則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齊八器。由是以復古音。先王之盛。此亦先臣獻忠之意。或亦可爲聖治萬分之助矣乎。昔馬遷作律書。及覈于黃帝之定大災。顓頊之平水害。以及武王吹律聽聲。陳兵牧野之詳。而于今人所爭尺度秬黍之間。獨略而不及此。其音樂之微妙。必明于道者。然後可與言其至也。樂書總論

周武作大武。公旦作大勺。而和之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樂云備矣。大司徒以樂防民淫。大司馬以

樂舞教國子大司樂掌宿縣小胥正樂縣之位春官大司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地官舞師掌教兵舞旄入掌四夷樂無一人而不知樂無一樂而不設官官云備矣官備而樂益備此後之譜聲詩者必以六典爲宗也周衰雅微溺音騰沸瞽工歌工奔散四方樂官之缺從茲始矣孔子憫而正之列十五國風以辨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辨朝廷之音陳周魯商三頌以辨侑祭之音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以辨協歌之音得詩而得聲者則序之三百篇是也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河水祈招之類是

也四詩既別唱嘆有譜渢渢洋洋六代其幾乎秦燔樂經漢襲秦陋詩官不采言樂官不被律而聲詩之學稍賤業焉故杜氏有曰漢制氏世業但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言聲詩而不知義也齊魯毛韓諸家以序說相雄長以義理相授受而經生學者始不識詩言知義而不知聲詩也夫德為樂心聲為樂體義為樂精得詩則聲有所依知聲與詩而不知義尚可備登歌充庭舞令聲詩與具若彼知義而不知詩者窮極物情工則工矣而絲管弗協將焉用之甚哉聲詩不可不講也昔孟德平劉表得雅樂郎杜

夔闕其所業三百篇惟知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休而餘皆不傳非無傳也當是時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作歌朴華麗而不經赤雁靡而非典聲詩俱鄭俗聽飛馳正樂之源此實階之矣迨太和末而左延年所得者惟鹿鳴一篇浸淫至魏晉而鹿鳴亦復絕唱中和之韻闕焉不還蓋鹿鳴亡而詩亡矣非詩之亡也詩在而聲譜散逸詩。猶。亡也。所以繼鹿鳴之響者不在樂府乎樂府之體有行有曲有引有操有吟有弄而皆可列之樂部然而去三百篇風旨則遠矣述通志者病之風頌不分二雅淆雜乃取而彙

之君子之作如上之回聖人出者歸乎雅野人之作
如艾如張樹子班者歸乎風音本幽薊如燕歌行者
爲列國之風音本中華如皇皇洛京行者爲鄰人之
雅品藻良亦當矣然上之回聖人出詞多取于誇耀
燕歌行京洛行名惟混於國鄰大雅明詩豈若是乎
要之曰行曰曲主乎人聲引操吟主乎絲竹主乎人
者有辭而必有聲主絲竹者有聲不必有辭則亦聲
詩皆協而足備燕享之樂奏者也 樂以聲歌爲主識
東萊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
別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

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傳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于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總名明矣周人教國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樂師又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然則古之舞者非獨給繇役之賤者而已雖爲國子爵爲下士亦預焉漢太樂律卑者之

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及關內侯至五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五尺已上年十二至三十顏色和身體脩治身以爲舞人古國子下士之實也唐之郊廟舞工不合古制趙愼言奏議隋代循以品子爲之號二舞則唐與遂變其制誠願復古道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質脩正者備二舞之員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閑日得習六樂學五禮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號雲門生其制亦可謂近古矣然不設課試之法勸沮之術未爲備制也陳氏樂書曰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帗舞也析羽

爲之羽舞也以凰之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爲之旄舞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古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舍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祇則社稷不特帗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于帗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

書言舞干羽於兩階樂記皆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后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illegible]以有武功爲大故也按正義以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爲大舞以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爲小舞然以愚觀之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帗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舞非於小

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蓋六代之舞其名雖異而所用之具則同然必謂之帗舞羽舞云者以其或施之社稷或施之山川旱暵之屬其用各有不同耳舞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故謂之帗舞羽舞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樂大成而言故謂之雲門大咸磬之爲學帗羽皇旄干人則誦詩讀書是也雲門至大武則作文是也而誦詩讀書固所以作文也樂皆互相備之說得之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亦自其行列言之而每佾八人其可得而增減之哉何也聲容一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而舞即所以節八音

也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殺降以兩減其兩列耳非兩列又減二人也如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圖云備矣若大夫八人已不足以備鍾鼓管絃之司而士止四人奚可哉觀春秋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亦可證也噫周以樂舞教國子至漢于宗廟之祀猶用二千石及五大夫之適子五尺以上者爲舞人而卑者之子不得與尚有周人用國子之意也樂律考

帝庸作歌皐陶載賡書可據也卷阿游歌以矢其音詩可據也或疑喜歌游歌于五聲八音何有哉曰舜

歌南風而鼓五絃之琴孔子取瑟而歌則依永和聲搏拊琴瑟以詠不獨后夔以此教胄子矣或又疑朝堂之上君臣亦可以自舞耶曰小雅伐木章蹲蹲舞我謂人代舞可也魯頌有駜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淵淵醉言舞于胥樂兮非自舞而何歷代百寮朝賀於殿陛間山呼舞蹈其歡樂之意蓋可想矣觀之朝堂且然則斑襴戲舞以娛親聞雞起舞以自振者又不待言也續歌樂舞總論

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為甌革麻

料也。擊而爲鼓、木梲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丁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鍾鎛磬宮懸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椎輪、龍叟正于落葉、其變則然也。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樂總論

圜丘樂圖

致神之樂
圜鍾宮
太蔟徵
姑洗羽
黃鍾角
商

祀神之樂
奏黃鍾
歌大呂

圜鍾震位萬物生東天道好生取爲宮宮生徵徵生商商金氣主殺不用商生羽羽生角而又黃鍾太蔟姑洗取律呂之相生此致神之樂也至祀樂取三才之位自子而起子爲天位丑爲天位之合故奏黃鍾必歌大呂也

方丘樂圖

致神之樂

太簇角

函鍾宮

姑洗徵

商

南呂羽

致神奏太簇歌應鍾之樂

函鍾未坤位二陰生萬物藏于坤取爲宮宮生徵徵生商商主殺不用商生羽羽生角而又大簇姑洗南呂取律呂之相生此致神之樂也至于祀樂大簇爲地之佐而屬乎寅應鍾居亥而寅亥爲之合故奏太簇必歌應鍾也

按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別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不別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祼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以宴羣臣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三者不同禮自漢之失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illegible]至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君臣宗廟之事同其事矣此禮樂之所以亡也周禮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議論樂書俱不說出是不看

陳暘樂書引荀卿大師審詩商之言蓋周以木德王天下商聲屬金也因金尅木故音樂之間不用商音及珮玉左徵角右宮羽亦去商聲即此觀之周去商聲苟有在也後之作樂者以商聲肅殺惡去商聲謂之何哉天地宗廟君臣之樂總論

按周樂不用商聲或以周謂木德王固不用商或謂周用管爲主未嘗惡商二說未爲無據若曰商聲主殺固不用然肅殺之氣於四時屬秋于四方屬西于五行屬金天不能以無秋也地不能以無西也人不能以無金也何獨于祀天地祀人鬼而獨惡其聲哉

且五音有一之不備。不可以成樂。乃于天地神祇人鬼之祀。皆不宜用。則樂之於商聲也。又當于何而用之哉。周樂不用商聲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致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宮最著、天宮取相繼、父道也、地宮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圜、變林鍾曰函、乾爲圜、坤含弘也、黃鍾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也、地宮中央之管也、人宮中冬之管也、本中聲也、圜中生于大辰、直天之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四焉、

函鍾出于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于虛危、有家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律數六、即陰得酉衝、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鍾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即陰得丑衝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簫韶之樂、九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六、祀奏羽水、收宮、又羽始終、水也、水為天根、是為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九、

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爲地竅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爲十然其聲十其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于土隨音而動故簫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羽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入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及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

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享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爲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爲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水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于宮五人鬼宜可禮矣然則音止三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蓋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夫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之樂

之流南而不歸北也。將是謂乎。干寶曰。謙神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暘以為用木德忌商。引琢玉以正近臣。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宮也。暘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其合三。人宮變九。其合二。巧以乾坤咸明之于王者昭格享親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爾。嗟乎。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傅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即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大簇而再為徵也。夾鍾律陰。不可以祀天。乃假無射起調。即夾鍾何與焉。又曲曲數宮。有辟宥不用。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隋志

之所駁姜夔韓氏之所疑而愚之不可妄以為解者也乃有手周禮之文以定祀者吁 三宮論

經濟編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凓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于和和出于適和

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于此 呂覽大樂篇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以此

言侈度大
與樂近

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之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 侈樂篇

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

以說得大家

在于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于勝理 適音篇

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閒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閒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閒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

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

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

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

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于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鐘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

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龢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

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
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
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
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
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
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
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
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
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
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

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能久乎州理篇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

風以燿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聲調明光
悲婉遠思
思深

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

作湯儉所上則其盛德也

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

君審于音臣恐君之聾于宮也文侯曰善敬聞命劉向

脩文篇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

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漢武帝定廟樂詔）

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妄可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

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秉持之以久散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疆景武當盛于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娇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敎一體禮樂外內也刑

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

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壽大鐘之律乎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歎庶人羣生踊躍思聞王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靡嫚之色雍門作松栢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有蔽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

物和質静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静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為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粱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

臣之時奏新樂于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帝聞楚琴惻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嘘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

子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悲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疵玄虢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愚逐殺兜。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晉阮籍樂論

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于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亦借聽于曲度哉心感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嘆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奏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復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

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于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頼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于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

無主于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大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于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邪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

與人同、異于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
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聰之、此
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
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
無所不知、今且先議者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
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
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
耶、將次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
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
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馬而誤

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于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于聰明哉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邪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邪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

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
滿而無損也今以一人之氣吹無竅之律楚風安得
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
之地無取于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
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
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
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
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
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
聽啼無取驗于兒聲矣若以常聞之聲爲惡故知今

啼當惡此以爲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音猶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于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

心不亦外乎今晉毋未得之于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氣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嘆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美則慆放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衆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

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閑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于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為體而人情以躁

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于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于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輙識之也袁棨論 蓀溧琴甑